

琼瑶新作电视版



附送精彩片段 VCD

情深深 雨濛濛

人民中国出版社



琼瑶新作电视版

情深深 · 雨濛濛

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

2001年6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深深雨濛濛/王斌主编. - 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

2001. 6

ISBN 7—80065—698—5

I. 情… II. 王… III. 电视文学剧本—简介—中国

IV. I 207. 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0587 号

情深深·雨濛濛

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

(北京车公庄大街 3 号)

北京广益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1/32 插页 8 页

300 千字 印张 10.5 印数: 0001—20000

2001 年 6 月第一版 2001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 - 80065 - 698 - 5/J · 115 定价: 25.80 元



家庭新作电视版

情深深 雨濛濛

人 民 中 国 出 版 社



琼瑶新作电视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伊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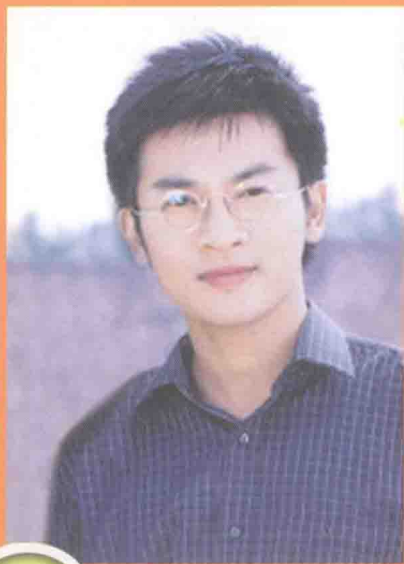
赵薇饰



书桓



古巨基饰



杜飞



苏有朋饰



如萍



林心如饰

情深深雨濛濛



尔豪 高鑫饰



方瑜 李郁饰



雪琴 王琳琳饰



陆振华 寇振海饰



李副官 曹秋根饰



可云 徐路饰



秦五爷 黄达亮饰



文佩 徐幸饰



琼瑶新作电视版



情深深雨濛濛



琼瑶新作电视版



情深深 雨濛濛



琼瑶新作电视版





剧情简介

一顿鞭挞，惹起一世恩怨。

一次邂逅，播下一生情爱。

情感纠葛，精彩武打，喜闹发噱融为一体，一段引人入胜动人心弦催人泪下的现代时装爱情故事。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地方军阀陆振华（寇振海饰）带着一家大小逃亡上海，在法租界定居，他的九姨太雪琴（王琳饰）为人专横跋扈，把八姨太文佩（徐幸饰）母女、李副官（曹秋根饰）一家逐出陆家。这两家人一时失去经济来源，日子贫困窘迫。文佩的女儿依萍（赵薇饰）向父亲讨生活费，与雪琴发生冲突，遭父亲鞭打，就此她立下复仇志，依萍瞒过母亲去上海舞厅当歌女，在舞厅，依萍与电报记者书桓（古巨基饰）相识，依萍得知书桓是九姨太女儿如萍（林心如饰）的男友，顿生夺人所爱之念，不料交往之中，依萍陷落情网，与书桓真诚相爱了。

失去了书桓，如萍痛苦异常，然而就在她身边，书桓的朋友杜飞（苏友朋饰）悄悄地爱着她。可是如萍只

尊重他的情谊，却拒绝了他的爱，因为她的眼中只有书桓，但杜飞仍一往情深。

书桓在一次偶然机会看到了依萍最初的日记，他了解到她强烈的复仇心，她接近他是因为他是如萍的男友，这一下刺痛了他的心，书桓与依萍决裂，书桓投身到抗日烽火中，当上了战地记者，这给了如萍以机会，决定去前线找他。当她在隆隆的炮火声中，出现在书桓面前的时候，他惊呆了，他感动了，决定与如萍订婚。

订婚庆典上，依萍前来祝贺，还为他们唱起快乐颂。歌罢，依萍饮酒而情绪大变，让李副官送她去西渡桥看夕阳，因喝酒过多而落水，书桓赶到将她救起，并说，他是由于爱她太深，才不能忍受她的“不爱”，如萍见此情景，决心退出这一场“两个女人的战争”。

抗战爆发以后，书桓、杜飞、尔豪和依萍也投入到全民抗战之中，8年过去了，他们都相继重逢，杜飞与如萍在战场上偶然相见，分外高兴，他们决定在一起生活，依萍却一直在等待着书桓的归来……

1

又到了这可厌的日子，吃过了晚饭，我闷闷的坐在窗前的椅子上，望著窗外那绵绵密密的细雨。屋檐下垂著的电线上，挂著一串水珠，晶莹而透明，像一条珍珠项炼。在那围墙旁边的芭蕉树上，水滴正从那阔大的叶片上滚下来，一滴又一滴，单调而持续的滚落在泥地上。围墙外面，一盏街灯在细雨里高高的站著，漠然的放射著它那昏黄的光线，那么的孤高和骄傲，好像全世界上的事与它无关似的。本来嘛，世界上的事与它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叹了口气，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无论如何，我该去办自己的事了。

“依萍，你还没有去吗？”

妈从厨房里跑了出来，她刚刚洗过碗，手上的水还没有擦干，那条蓝色滚白



情深深·雨濛濛



边的围裙也还系在她的腰上。

“我就要去了。”我无可奈何的说，在屋角里找寻我的雨伞。“到了‘那边’，不要和他们起冲突才好，告诉你爸爸，房租不能再拖了，我们已经欠了两个月……”

“我知道，不管用什么方法，我把钱要来就是了！”我说，仍然在找寻我的伞。“你的伞在壁橱里。”妈说，从壁橱里拿出了我的伞，交给了我，又望了望天，低声的说：“早一点回来，如果拿到了钱，就坐三轮车回来吧！雨要下大了。”

我拿著伞，走下榻榻米，坐在玄关的地板上，穿上我那双晴雨两用的皮鞋。事实上，我没有第二双皮鞋，这双皮鞋还是去年我高中毕业时，妈买给我的，到现在已整整穿了一年半了，巷口那个修皮鞋的老头，不知道帮这双鞋打过多少次掌，缝过多少次线，每次我提著它去找那老头时，他总会看了看，然后摇摇头说：“还是这双吗？快没有得修了。”现在，这双鞋的鞋面和鞋底又绽开了线，下雨天一走起路来，泥水全跑了进去，每跨一步就“咕叽”一声，但我是再也不好意思提了它去找那老头了。好在“那边”的房子是磨石子地的，不需要脱鞋子，我也可以不必顾虑那双泥脚是否能见人了。妈把我送到大门口，扶著门，站在雨地里，看著我走远。我走了几步，妈在后面叫：

“依萍！”我回过头去，妈低低的说：

“不要和他们发脾气哦！”

我点点头，继续向前走了一段路，回过头去，妈还



站在那儿，瘦瘦小小的身子显得那么怯弱和孤独，街灯把她那苍白的脸染成了淡黄色。我对她挥了挥手，她转过身子，隐进门里去了。我看著大门关好，才重新转过头，把大衣的领子竖了起来，在冷风中微微瑟缩了一下，握紧伞柄，向前面走去。

从家里到“那边”，路并不远，但也不太近，走过来差不多要半小时，因为这段路没有公共汽车可通，所以我每次都是徒步走去。幸好每个月都只要去一次。当然，这是指顺利的时候，如果不顺利，去的那天没拿到钱，那也可能要再去两三次。天气很冷，风吹到脸上都和刀子一样锋利，这条和平东路虽然是柏油路面，但走了没有多远，泥水就都钻进了鞋里，每踩一步，一股泥水就从鞋缝里跑出来，同时，另一股泥水又钻了进去。冷气从脚心里一直传到心脏，仿佛整个的人都浸在冷水里一般。一辆汽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刚巧路面有一个大坑，溅起了许多的泥点，在我跳开以前，所有的泥点，都已落在我那条特意换上的，我最好的那条绿裙子上。我用手拂了拂头发，雨下大了，伞上有一个小洞，无论我怎样转动伞柄，雨水不是从洞中漏进我的脖子里，就是滴在我的面颊上。风卷起了我的裙角，雨水逐渐浸湿了它，于是，它开始安静的贴在我的腿上，沿著我的小腿，把水送进我的鞋子里。我咬了咬嘴唇，开始计算我该问那个被我称作“父亲”的人索取钱的数目——八百块钱生活费，一千块钱房租，一共一千八百，干脆再问他多要几百，作为我们母女冬衣的费用，看样子，我这双鞋子也无法再拖过这个雨季了。

